

·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·

# 陈奥生转业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47.7

5

3

# 陈 奂 生 转 业

本 社 编

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·3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---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封面题字：吴三学

插图：刘学伦

**陈奂生转业（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 第三辑）**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 $\frac{3}{4}$  字数 58 千

1981 年 11 月第一版 198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000 册

书号：10118·484

定价：0.24 元

## 出版说明

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我社特编选、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学小丛书，目前以选编省内各报刊发表的适合农村读者阅读的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为主。这些作品，能迅速反映农村现实生活，文风活泼清新，语言通俗易读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内容精粹、图文并茂；会前饭后、等车候船，便可浏览一册，实为广大农村读者之良友，亦为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|
| 王润滋 | 亮哥和芳妹   | 1  |
| 高晓声 | 陈奂生转业   | 27 |
| 榴 红 | 在乡村理发店里 | 70 |
| 刘富道 | 南 湖 月   | 84 |

# 亮哥和芳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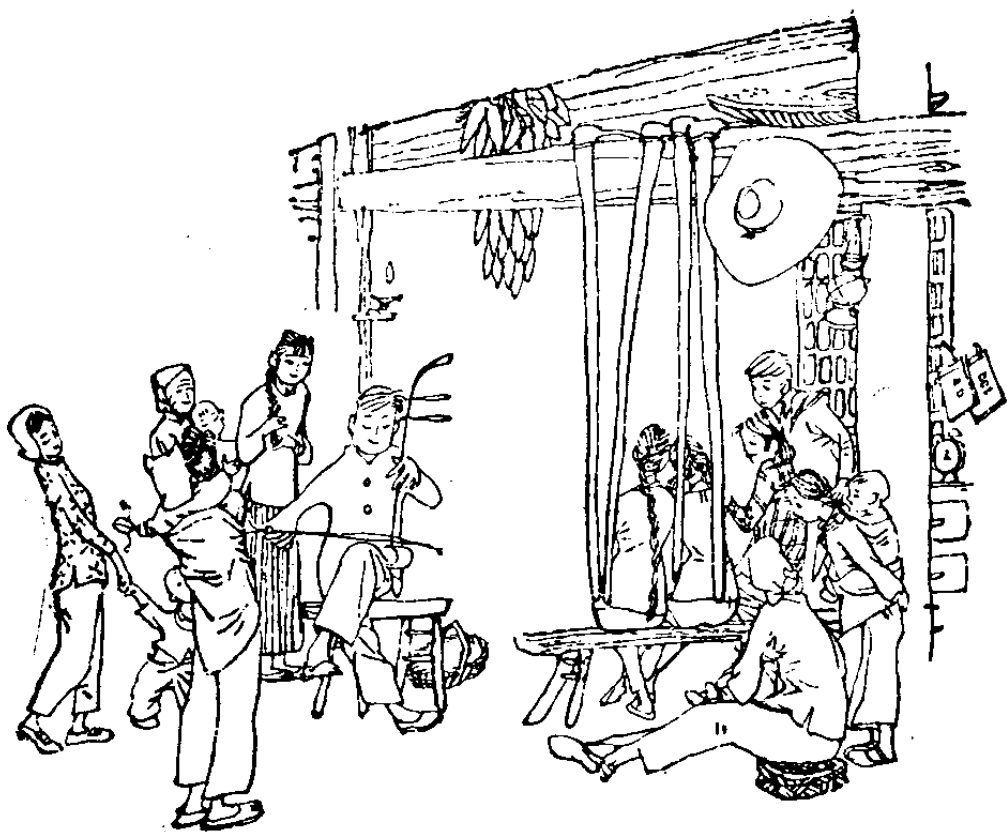
王润滋

## 一 露水珠儿引河水

水亮哥属牛，过了腊月的门儿，就踩着三十二岁的边儿了，至今没说上个媳妇。

水亮哥年轻的时候，长得象开春的梧桐苗子，出挑，嫩生，往人前一站，哑巴都想喊个好！为人心眼实，脾气温，肚里有墨水，手上有活计，还会拉二胡子。南庄北疃的姑娘们，都想挑他当女婿。托媒的，塞纸条的，捎绣花鞋垫儿的……挤得门儿都关不迭。

不是水亮哥挑拣大，踩着高枝还攀高，是庄稼人日子难。兄弟四个，上下只差一两岁，挨摆儿四条汉子，一下子都到了说媳妇的年纪。爹死得早，只剩下个瘫在炕上的娘，这担子自然就落在他老大身上了。六、七年间的工夫，替兄弟们盖了三栋屋，娶了三房媳妇，腰筋抻得嘎叭响。等挨上他，



……水亮哥年轻的时……候肚里有墨水，手上  
有活计，还会拉二胡。……

家底儿掏枯了，连老屋上那两支松木梁，都换下来  
给兄弟们做大立柜了。再也盖不起四间大瓦房  
了，再也置办不起那么多“腿儿”、那么多“转儿”  
了。何况他年龄也过了“岗”，原来攀他的那些，早  
就做了孩子的妈妈；后起的这一茬，要求“现代  
化”的标准更高。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水亮哥门庭冷  
落了……

为儿子的亲事，妈伤透了心，见了谁都拉着人  
家的手哭：“给亮说个媳妇吧，啊，说个吧！……”

其实，不少人都为水亮哥的亲事操心，就在他勒紧腰带替兄弟们操办终身大事的年头里，还操持着队这个家呀！高中毕业回来，就当队长，十年啦！如今，队里家底厚了，粮食够吃，还能卖两万余粮，年终决算，家家都能分几个零花钱。可他，额上有皱纹了。眼睁睁一个水灵灵的小伙子，老苗啦！

水亮哥是啥心思呢？开始，他压根儿就没工夫想自己的事，等想了，也晚了。可他不悲观，看看日日兴旺的队，看看成家立业的兄弟们，就宽心了。他守着妈，洗衣做饭，日子过得有心有思。今年秋后选队长，又是他。大伙鼓着掌，要他发个言，他摘下帽子，摸着乱戳戳的短头发说：

“趁年轻，再好好干几年。”

干众人的大事业，他觉得还年轻，一提到自己的婚姻，就觉得已经老了。那把伴着姑娘们唱过歌儿的二胡子，挂在墙上，三、四年没动了，落了老厚老厚一层灰……

忽然有一天，水亮哥家里传出悠扬的二胡子声。有人发现，本队二十二岁的水芳妹，常往水亮哥家里跑。大伙暗下里高兴，说水芳妹模样俊，心性善，会疼人，跟水亮哥正般配。不过，也有人摇头，说水芳妹太年轻，水性大，真恋上爱，说不准哪天会反悔。何况眼下，还和部队上的水强哥扯着股线儿。



水芳妹和水强哥，自小就要好。一条胡同里跳皮筋儿，一个学校里去读书。没吵过嘴，没红过脸儿。连模样都象一对儿。中学毕业那年，水强哥去参军，水芳妹送他三里远，光低着头说悄悄话。往后，书信象雪片般来往，封封都有半指厚……

水芳妹和水亮哥的趣话，传到福昌老汉耳朵里，他找到孙女说：

“亮是个好小子。”

水芳妹愣了。

老汉板起面孔说：“可不准反悔呀！”

“爷爷，你说的啥呀？”

“不是说跟你亮哥对、对……对上象啦？”

水芳妹急了，没轻没重去捂爷爷的嘴，拥得老汉一踉跄一踉跄的：“爷爷瞎说！……”

“怎么，瞎说？”

水芳妹捂着脸跑了。

老汉沉吟着，自语道：“嗯，这么说真和水强有个景儿。唉，水强也是个好孩子呀！……”

他们的事，到底谁真谁假？露水珠儿引河水，还得从根儿说起。

## 二 破冰才见清水流

三九天，水亮哥端着冒尖一盆衣裳，到村西小河

去洗。河上结了冰，用棒槌敲，震得手麻，只留下个白印印。要搬石头砸。砸破冰，才见水，清得醉人，打着旋儿往下淌。

水亮哥刚蹲下，水芳妹脚跟脚来了，也端着个盆，里面只放两件花衬衫。

她说：“亮哥，也给俺砸个冰窟窿吧！”

水亮哥说：“你就在这儿洗，俺到下边去。”

“到下边做么？”

水亮哥把刚拿出来的衣裳又往盆里收，小声说：“俺衣裳脏。”

水芳妹噗哧笑了，放下盆，说：“不脏，谁还洗！”

水亮哥抱起那块石头，朝下边走。

水芳妹一把拉住他：“别远了，就这儿，隔三步。”水亮哥朝下迈了三小步。其实只有两步远。

水亮哥举起石头，朝那冰上砸。冰渣四下里飞，象枪子儿，打在脸上生痛。水芳妹捂着脸，只露两只眼睛看。落在头发上的冰渣，象开着的小白花儿。

又砸开一个洞。

他们肩挨着肩洗衣裳。水亮哥不抬头，水芳妹却不时地看他。他洗得挺在架儿，两只大手搓上揉下，沾着灰尘的胰子沫儿，从指缝间汨汨流下，从冰下淌走了。一会，眼前的水就清浆了。水芳妹看

得入神，自己手下却忘了搓。水亮哥抖衣裳的时候，无意中看了她一眼。她慌忙拿起棒槌敲，敲了手，不敢声扬，含嘴里咽。

水亮哥三把两把拧出一件衣裳。

水芳妹说：“亮哥，够你忙的了。”

“不忙。”

“够你累的了。”

“不累。”

“还不！上山，下泊，洗衣，做饭，还得顾队上，谁都可怜你，说你心宽。挪给俺呀，心早就愁成八瓣儿了！”

水亮哥淡淡一笑。

水芳妹低头搓着，好一会儿，又冷丁问一句：“怎么不说个媳妇呢？”

水亮哥说：“俺老了。”

水芳妹格格笑起来，笑得透不过气，眼泪也溅出来。一失手，胰子掉河里了。她尖着声音叫起来：“亮哥，快捞呀！……”

胰子沉到水底，打了个旋儿，不见了。一会儿，流到下面那个洞口。水亮哥手快，一把抓住了，擎到水芳妹眼前。棉袄袖子湿了半截儿，滴滴嗒嗒淌着水。

水芳妹伸手去接胰子，却突然停下了。看着水亮哥的手，她的心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这哪里象一

只小伙子的手啊！手背粗裂得象老树皮，水一泡，风一吹，一道道小口子渗着血丝丝；棉袄袖头碎得开了花，不知多少个年头没有拆洗过的毛线衣，袖口稀烂，粗针大麻线地连着，早不见结时的针路线脚了；贴肉没衬衣服，空荡荡的，露出半截通红的手腕子，冻得直哆嗦……

水芳妹鼻子一酸，差点儿流下泪来。没顾上接胰子，就去拧他袖子上的水。一边拧，一边说：“亮哥，你要不嫌弃，往后，连连补补，洗洗浆浆，俺替你。”

水亮哥抽回袖子，自个儿拧着：“俺能哩！”

“往后，你出门儿开会什么的，别再花钱雇人



水芳妹鼻子一酸，差点儿流下泪来。

伺候大妈，早起晚下，俺抽空儿去。”

水亮哥说：“不用哩！”

水芳妹伸手去拖水亮哥盆里的衣裳。水亮哥用两只大手捂得严严的。

水芳妹眼里迸出两颗泪花：“亮哥，你撒手，撒开吧，俺是特为来帮你洗的，大冷天，俺看你拿这么多衣裳来，怕你……冰着。俺妈说，男人的骨头不及女人的抗冰。”

水亮哥心头一热。除了妈，谁也不曾对他说过这么贴心的话。他感激地看着水芳妹，手却捂得更紧了：“芳妹，你别……等往后再……再帮俺洗，这是俺妈……”

水芳妹说：“这是大妈屙尿过的衣裳，不是么？你不嫌脏，俺也不嫌。”

水亮哥嗓子眼里象塞了团热棉花球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
水芳妹从他盆里拖出一条裤子，往水里一摆，大把小把地搓起来。一边搓，一边说：“亮哥，往后再别这样，邻里邻居的，谁家的瓢不碰谁家的缸！再说，俺还是个团员哩，你给大伙办成的好事掇成山，可自己连个芝麻粒大的好处也没贪。都老大不小了，还没……”说着，两颗又大又亮的泪珠儿，滴到水里，淌走了。她抬起冻成红萝卜样的手背，狠狠地揉着眼圈儿。“俺爷说得对，现时的闺

女眼光就是邪！……”

水亮哥说：“不能怨人家，谁不想过舒服日子。”

水芳妹忿忿不平起来：“俺算看透了，这几年，人都学精了！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可遇上人家有难处，手就都叫菜刀剁去了！象你兄弟，丧良心的鬼，有老婆孩子了，老妈妈就不要啦！人心都是石头长的？！……”她抡起棒槌，啪唧啪唧打衣裳，水星儿迸在脸上，凉嗖嗖的。

水亮哥说：“也难怪他们，都有难唱的曲儿呀！”

“哼，就你心眼儿好！”

下雪了。洁白的雪片儿，象漫天飞舞的小蝴蝶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们身上都落了一层。冰下面的水，叮咚、叮咚地流着……

水亮哥回到家里，心里怎么也安生不下来。水芳妹俊秀的脸蛋儿，老在他眼前晃。过去，一年到头在一起，竟没有细细地看过她一眼。可今儿是怎么了呢？

结着冰的心，融化了。

他偷偷地拿过妈结婚陪嫁的镜子，想照照自己的脸，看究竟老成啥样子了。可水银脱落了，怎么擦也看不清。

“亮，亮！”妈突然惊喜地喊起来。

水亮哥慌忙放下镜子，朝妈房里跑。

妈仰脸躺着，看着梁头上坠下的一只玉黍粒大的小蜘蛛，嘴里喊着：“喜蛛，喜蛛！”

水亮哥用手托住，擎到妈眼前。可怜的瘫老人，昏暗的眸子里发出微亮的光，嘴里小声叨念“喜蛛，喜蛛，你来了，报喜呀？报财？”

水亮哥知道妈迷信，可不知为什么还顺着她的心说：“妈，你不是说‘朝报喜、夜报财’？它是来报喜的！”

“喜……”妈咧开没牙的嘴，笑。笑着，又哭，淌着浑浊的老泪。

小喜蛛抱着银丝丝升到梁头上去了。

水亮哥伏在妈枕边，给她擦着泪，说着宽心的话。妈还是哭，唠唠叨叨说儿子的亲事。水亮哥心疼妈，不知怎么能叫她不哭。忽然，他抬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子，心里一动，上前摘下来，擦去上面的灰尘，接上断了的弦。当弓碰着弦，发出清亮的一响时，身上象喇地通上了电流，热酥酥的。

“妈，俺拉二胡子给你听！”

看到儿子心绪好，妈含泪点头。

琴声响了，水亮拉起《小白菜》，小时妈教他哼的。妈没瘫的时候，三六九让儿子拉给她听，有时候还随着琴小声哼唱：

小白菜呀，  
地里黄呀……

她嗓音挺好，当年演过《小放牛》。  
听着悠悠扬扬的琴声，妈安静些了，不再哭了。  
水亮哥的二胡子，就这样拉响了。

### 三 烧火棍一头热

打那以后，水芳妹差不离天天都上水亮哥家来。锅上锅下，屋里屋外，见活就伸手。三间破破烂烂的小屋子，给拾掇得有眉有眼儿。婶子大娘来看病人，都说这才有个住家过日子的样儿，要是水亮哥有水芳妹这么个媳妇就好了。就当着水芳妹的面儿说，水芳妹不见怪，不生气，光是抿嘴笑。

正月初八，水亮哥要上县开“四千”会，来回得七天，妈在家夜里没人伺候。水芳妹二话没说，来了，抱着小铺盖卷，和瘫老婆子肩挨肩地睡。亮哥妈讲脸面，不乐意让人家孩子接屎接尿，憋着；憋不住，便在裤子里面，还不肯声扬。水芳妹闻见臊臭味儿，才硬帮她脱下，擦了，洗了，晾干了，再换上。好天，就把被褥拿在日头下晒，说晒过了暄透，才硌人，还能杀细菌，少招灾招病。



亮哥妈过意不去，就从席子底下摸出儿子走时留下的零花钱，硬往水芳妹手里塞。水芳妹开头不接，把个老婆子急得都生气了。后来，接了，去买了阳梨罐头，开给她吃。她要水芳妹吃，水芳妹尝了一小块儿。老人欢喜得眼对眼望着她，笑得落泪呀！

七天尾儿上，水芳妹卷铺盖，要回家去，亮哥妈趴在被窝里哭。

水芳妹安慰她说：“大妈，往后俺还来伺候你。”

亮哥妈伸出两只枯树枝子那样干瘦的手，抓住水芳妹的手腕不放：“闺女，别走，你别走……”

水芳妹说：“亮哥要回来了。”

亮哥妈哀求着：“别走，你别走，亮回来，也别走，你跟他吧……”

水芳妹脸腾地涨红了，胸口憋得透不过气来。她紧咬住嘴唇，低着头，不敢看亮哥妈含满泪水的眼睛。

亮哥妈哆哆嗦嗦摸着水芳妹的肩、头发和湿润润的脸腮，话都说不囫囵了：“可怜可怜你……亮……亮哥吧，他干了十年……队长，还没挣个媳……媳妇呀！……”

门咣当一声开了。水亮哥站在门口，黑着脸：“妈，你昏说些啥呀！”